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八十六　　宋　王　稱　撰

列傳六十九

熊本字伯通饒州番陽人也擢進士調撫州軍事判官稍遷祕書丞知建德縣縣占漁池爲圭田本悉棄予貧民神宗即位遷屯田員外郎熙寧初置提舉官本領淮南路措檢正中書禮房公事改戶房六年瀘川羅晏夷叛以本察訪梓夔兩路本曰彼能擾邊者以十二村之

衆乃誘其酋領誅之其徒股栗願效死自贖於是諸夷皆從風而靡願世為漢官奴遷刑部員外郎集賢殿修撰同判司農寺神宗曰熊本不傷財不病民一旦去百年之患檄奏詳明可嘉也河湟初復以本為秦鳳路都轉運使熙河法禁闊略蓄積不支歲月本奏省官百四十員歲減浮費數十萬八年夏渝州南川獠人木斗叛詔本安撫夔路營銅佛埧破賊黨與焚蕩聚落以威德木斗氣索以溱州地歸得五百里為四砦九堡建南平

軍朝廷議除本天章閣待制神宗曰熊本有文當遂典
誥命除知制誥判司農寺都水監丞范子淵請鐵龍爪
疏河謂可以濬河殺其勢計所濬退灘地爲功文彥博
守北都言小臣興利欺罔詔本行視坐附會彥博報不
以實分司西京元豐中知滁州復集賢殿修撰知廣州
召拜工部侍郎會宜州蠻擾邊道除龍圖閣待制知桂
州至則溪洞酋長請選將練土兵以代戍守益市馬以
足騎兵宜州遂無事初郭逵宣撫安南劉几以廣源郡

建爲順州朝廷以爲不足守詔給賜李乾德疆畫未明而交人狂窺宜州之隙欲并取儂智會勿陽地擣虛指歸化遂智會智會竄古江乞師本道遣使問狀交人爲斂兵乾德謝罪本請賜以宿桑八洞不毛之地嶺表遂安召爲吏部侍郎以疾乞補外除龍圖閣待制知洪州言者謂本棄八洞爲失謀奪一官徙知杭州又徙江寧府再知杭州未幾而卒有文集奏議共八十卷

沈起字興宗明州鄞縣人也少力學舉進士爲除州軍

事推官監真州轉般倉起因父疾委官歸侍爲有司所
劾法官論以私罪仁宗謂輔臣曰觀過知仁今以赴父
疾而致罪何以厚風教而勸爲人子者邪釋之後爲天
平軍節度推官遷大理寺丞知海門縣地卑瀕海波至
則冒民田舍爲築隄百里引江水灌田田益闢民相率
以歸戶口增益除監察御史吏部格選吏以贓私絓法
無輕重終身不遷起論其情可矜者可限年叙用遂著
爲令立縣令考課法設河渠司領諸道水政乞采漢故

事擇卿大夫子弟入宿衛選賢良文學高第給事宫省不宜專任宦官以諭不合出通判越州歲餘知蘄州徙楚州提點京東刑獄改開封府判官出爲湖南路轉運使凡毛羽筋革舟楫竹箭之材多出所部取於民率以晦計吏爲姦費或倍蓰起計實取之所省什六七官自與商賈交易而民不擾簿入有餘召爲三司鹽鐵副使兼直舍人院未幾遷集賢殿修撰陜西都轉運使慶州軍變將寇長安起率兵討平之會韓絳城綏州不利起

亦罷知江寧府爲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至其庭其著位與西夏使人班起曰西夏陪臣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列力爭遂升本朝使者班熙寧五年以天章閣待制知桂州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王韶以熙河進章惇熊本亦因此求奮是時交趾亦旅拒廣西經略失於懷輯數致疑起妄意朝廷有攻取之議因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爲保伍授以陳圖使歲時肄習繼命指使因督運鹽之海濱集舟師寓教水戰故時交人與州縣貿

易一切禁止於是交趾益貳大集兵丁謀入寇蘇緘知
邕州以書抵起請止保甲罷水運通互市起不聽劾緘
沮議起坐邊議罷以劉彝代之徙知潭州再閲月徙杭
州交人大舉陷欽廉邕三郡死者數十萬人起坐守桂
日失備謫爲郢州團練副使會赦移温州卒年七十二
劉彝字執中福州人也幼沉重介特讀書必求其義舉
進士爲邵武尉再調高郵簿移朐山令治簿書恤孤寡
作陂池教種藝平賦斂抑豪猾抑游惰凡所以惠民無

不至也類其事以爲一書名曰法範熙寧初擢荆湖北
路轉運判官留爲條例司屬官乃言吏法非便旋罷權
都水監丞出爲兩浙轉運判官奏課稱最遷直史館知
桂州交趾陷欽廉邕三州責爲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
置又改涪州徙襄州元祐初以都水監丞召卒于道年
七十著七經中義百七十卷明善集三十卷居陽集三
十卷
沈括字存中吳興人也博覽古今於書無所不通舉進

士爲揚州司理參軍編校昭文館書籍熙寧閒除太子中允爲檢正中書刑房公事遷集賢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邊吏報北敵將入寇亟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以爲戰備民大驚擾自宰執以下言不便者牆進俱不省一日括持筆立御坐側神宗顧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未知車將何用神宗曰北敵以多馬取勝唯車可以當之括曰敵之來民父子墳墓田廬皆當棄去復暇卹車乎朝廷姑籍其數而未取

何傷神宗曰卿言有理何論者之紛紛也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伯中國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椎樸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或可施於無事之日恐兵間不可用耳神宗益喜曰無人如此語朕者當更思之明日遂罷籍民車執政問括曰君以何術而立談罷此事上甚多太

平車之說也括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
用其敢以爲非耒幾以右正言知制誥察訪河北西路
出使遼國使還以淮浙災傷爲體量安撫使權三司使
遷翰林學士括詣宰相吳充陳說免役事謂可變法令
輕役依舊輪差御史蔡確論括非其職而遽請變法括
亦待罪求去確復言括詭求罷免有詔令令供職臣竊
惑焉且括謂役法可變何不言之於檢正察訪之日而
言之於翰林學士之時不言之於陛下而言之於執政

原括之意但欲依附大臣巧爲身謀而已遂罷以集賢院學士知宣州復龍圖閣待制召還知審官院復以言者罷知青州尋知延州王師大舉伐西夏种諤帥師入銀夏州而不能有明年括請城永樂命徐禧李舜舉計議邊事李稷主糧餉遂城永樂距銀州五十里米脂五十里城成賜名銀州砦既而賊二十萬重圍永樂城攻益急城陷於是漢蕃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人皆沒馬禧舜舉稷死之神宗以括始議責爲均州團練

副使隨州安置徙秀州復光祿卿分司南京以卒括嘗上熈寧奉元歴編修天下郡國圖著述頗多有春秋機括筆談行於世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也熈寧初王安石行新法禧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獻時吕惠卿領修撰經義禧以進士充檢討又上治兵策除鎮南軍節度推官召對除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沂州劾李進謀反連宗室世居詔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禄與禧即御史臺

雜治有李士寧者挾術出入貴人間常見世居母康以
仁宗御製詩贈之又許世居以寶刀且曰非公不可當
此世居與其黨皆神之曰士寧二三百歲人也解釋其
詩以爲至貴之祥及鞫世居搜得之逮捕士寧而宰相
王安石故與士寧善百禄劾士寧以妖妄熒惑世居致
不軌禧奏士寧遺康詩實仁宗御製今獄官以爲反因
臣不敢同百禄言士寧有可死之狀禧故出之以媚大
臣朝廷以御史雜知樞密承旨參治而百禄坐報上不

實貶禧進集賢校理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安石與惠卿交惡鄧綰言惠卿昔居父喪嘗貸華亭富人錢五百萬買田不法神宗遣禧雜治獄方具而禧除荆湖北路轉運副使綰劾禧黨惠卿乞改付吏乃遣蹇周輔治之會綰貶官安石罷相惠卿獄亦觧召知諫院尋差環慶路計議措置邊防事初陜西縁邊兵馬蕃弓箭手與漢兵各自爲軍每陳多以蕃部爲前鋒而漢兵守城伺便利然後出不分戰守每一路以數將通領之吕惠卿帥鄜

延以爲調發不能速集始變舊法雜漢蕃兵團結分守戰每五千人隨屯駐將具條約以上邊人及議者多言其不便神宗欲推其法於諸路遣禧往禧先具環慶法上之遣官措置涇原而渭帥蔡延慶以爲不可朝廷亦是之并難禧環慶法禧歷疏涇原法疏略且言環慶法不可改神宗以禧爲右正言直龍圖閣帥涇原以母憂去官服除召試知制誥兼御史中丞官制行罷知制誥專爲中丞改給事中王師大舉伐西夏鄜延帥沈括因

請城永樂詔禧與李舜舉往相其事括總兵以從李稷主糧餉城成禧與舜舉括俱還米脂砦明日賊數千騎趨新城禧亟往視之或說禧曰本被詔相城禦寇非職也禧不聽與舜舉稷俱行括獨守米脂比及永樂賊傾國而至前將高永能請及賊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禧執刀自率士卒拒戰賊衆不啻十倍分兵迭攻重圍既合官軍不利禧汗流如雨賊逼門閉城中乏水士卒渴死者大半括退保綏德城永樂孤

絶賊攻益急城陷禧與舜舉稷闔城俱没初括奏賊兵來逼城見官兵整故還神宗曰括料敵疎矣彼來未出戰豈肯遽退邪必有大軍在後已而果然神宗哀禧等死贈禧吏部尚書舜舉昭化軍節度使並賜謚曰忠愍稷贈工部侍郎仍厚卹其家舜舉内臣也累擢文思使文州刺史參議涇原軍事五路出師無功朝廷再議興師舜舉入奏具言師老民困其言誠盡神宗爲之罷兵遷嘉州團練使鄜延計議邊事稷始以父任爲將作監

主簿後爲成都府路茶事初蜀茶額歲三十萬至稷加及五十萬及陸師閔代稷又加爲百萬稷以勞擢陝西轉運使以乏興降爲判官永樂之陷俱死舜舉且死望闕再拜曰願陛下勿輕此賊至稷死乃云臣則千苦萬屈語聞神宗又爲之一慟禧爲人狂踈而有膽氣好言兵呂惠卿以此力引之故不次驟用先是惠卿在延州首以邊事迎合朝廷已而去官沈括繼之遂請討伐种諤以鄜延之師深入無功高遵裕以環慶之師至靈武

城下狼狽而還陝西河東騷然困敝天下共望朝廷息兵而沈括种諤陳進取之策復請城永樂神宗遣禧經畫之既入賊境略不爲備寡謀輕敵以至於敗自是神宗始知邊臣不可信亦厭兵事無意西伐矣

東都事略卷八十六

東都事略卷八十七上　　宋　王　稱　撰

列傳七十上

司馬光字君實陜州夏縣人也父池有傳光為兒童時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卷至不知飢渇寒暑初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舉進士甲科僉書武成軍判官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講龐籍為樞密副使薦召試除館閣

校理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特給鹵簿光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猶且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勲大勞不可假以名器今給以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夏竦卒賜謚文正光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除史館檢討改集賢校理龎籍爲鄆州徙并州皆辟光通判州事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而敵得稍蠶食其地

籍使光按視光爲晝五筞築二堡河西益兵守之募民有能耕者長復之漸以紓河東之民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爲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光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光而光深以自咎時人兩賢之除直秘閣爲開封府推官修起居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光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

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爲常遷同知諫院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顧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

光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光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光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光今日復何所言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諭意不復言琦知御史裏行陳洙與光善欲因洙諷光使之終前議俄有旨令光與

洙同詳定行户利害洙因此逹琦意時嘉祐六年也光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説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仁宗大感悟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片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

達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以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爲皇子稱疾不入光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禮使者受命不受詞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内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除知制誥光力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

講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畧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陵忽轉運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讙譁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於用法疑其餘有一人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光言別嫌明微

妃不當與后同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況妃乎仁宗
崩英宗以哀毁致疾慈聖光獻皇后同聽政光首上疏
言章獻明肅皇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
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
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
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勲者當
疏遠之則天下服英宗疾未平光慮姦人欲有關說涉
於離閒者乃上疏言今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

天下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兩宮相恃猶頭目之
安心腹也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顏色
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温凊有不能周備者
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
父母昆弟之言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臣伏
望皇帝常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又上疏
曰陛下既爲仁宗皇帝之後皇太后即陛下之母也皇
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若

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爲誰逆誰順誰得誰失若陛下上失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雖大寶之位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今陛下即位將近期年而朝廷政事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常威福之柄寖有所移則雖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慈聖既還政光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

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復奏得御寶乃供光極論以爲不可當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疏奏太后以防矯僞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光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内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皆遷光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頼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亂兩宫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

斬於都市以謝天下守忠貶蘄州天下快之時刺陝西民兵號義勇光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歷閒籍陝西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其害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久不能復反南畝強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職不許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下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

先光獨奮筆立議曰爲其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
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
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敕吏以光
手藁爲案時中外訩訩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
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光上疏留之不可則
乞與之皆貶京師大水光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
諒除龍圖閣直學士改右諫議大夫神宗即位擢翰林
學士光以不能四六辭神宗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光趨

出神宗遣內臣趣光入謝遂爲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光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神宗曰可陶既黜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光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光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

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説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光在英宗時與吕誨同論祖宗之制御藥院當用供奉官以下至内殿崇班則出近歳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意神宗爲晝罷寄資内臣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

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神宗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其獄詔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謀與殺爲二事光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爲所因與殺爲

二則故與殺亦可爲二邪自文彦博以下皆附光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百官上尊號光當荅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耻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號神宗大悦手詔荅光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荅辭使中外曉然知

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
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
院取旨光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王
安石曰常衮辭賜饌時議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
當辭禄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光曰衮辭禄猶
賢於持禄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
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
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

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於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過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之言亦是惟明主裁擇神宗曰朕意與光同

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神宗問光可爲諫官者光薦呂誨誨即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光與張茂則同視二股河及生隄利害光乞約水東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詔從光言王安石始爲政剏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光上疏逆陳其利害以爲法如是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休息之

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後富者無幾矣其後卒如光言初富弼以疾罷相神宗相陳升之因問光朕相升之如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執政皆閩楚人必當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得更淳厚神宗曰升之有材智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誠有才智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祖論相以爲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人

必得忠直之士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神宗曰然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神宗曰朕留之至矣光曰弼所以去者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也神宗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神宗問吕惠卿光曰惠卿憸巧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惠卿也神宗曰惠卿應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有才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光因論臺諫天子耳目

陛下當自擇神宗曰諫官難得卿爲朕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王元規趙彦若至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光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神宗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聦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

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
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
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
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
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
耳神宗問光惠卿言何如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
名爲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邪諸侯有
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

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顧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光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光作而荅曰

是臣之罪也神宗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神宗問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訩訩何也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使蠶食下户至飢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臣聞作法於凉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賤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

河東之和糴也神宗曰陜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光曰臣陜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神宗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獨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便光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光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神宗曰然光趨出神宗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

樂乎光曰不敢神宗一日問光青苗法曰此周禮泉府之職周公之法也光曰陛下容臣不識忌諱臣乃敢冒死言之昔劉歆用此法以佐王莽至使農商失業涕泣於市道卒亡天下安足爲聖朝法也且王莽以錢貸民使爲本業計其所得之利什取其一比於今日歲取四分之息猶爲輕也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神宗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光樞密副使上章力辭至六七曰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

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神宗遣人謂光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卒不罷光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諭苦至猶幸安石之自悟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吕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

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神宗猶欲用光光不可

東都事略卷八十七上

東都事略卷八十七下　　宋　王　稱　撰

列傳七十下

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調發光拒不受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若之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此數人者覩安石

所爲抗章對策極言其害而鎮因乞致仕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爲盜竊臣雖不似嘗受教於君子不忍以身爲盜竊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爲賢則賢以爲愚則愚以爲是則是以爲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於陛下亦安石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

竄或誅惟陛下裁處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至熙寧七年神宗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光讀詔泣下欲黙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吴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宫拜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光赴闕臨衛士見光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毋歸洛

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宣仁后聞之遣使勞光問所當先者光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牓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顧望朝廷之意以僥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

若此者必罰無赦宣仁后封詔草以問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請改賜詔書放之天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除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光力辭詔曰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幼冲此何時而君辭位邪光乃不敢辭是時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

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宮市五坊小兒暴横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悦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閲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

收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
錢皆除其息户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
司使事皆歸户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時獨
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
遷正議大夫光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不許元祐元年
光始得疾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
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又論西
戎大略以和戎爲便用兵爲非時異議者甚衆其後文

彦博議與光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隷州縣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光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大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爲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武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

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光皇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糴糶法數月復病薨于位年六十八宣仁后聞之慟哲宗亦慼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温國公謚曰文正御篆其碑曰忠清粹德光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耆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於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

其妙晩節爲冠昏喪祭法適古今之宜自始立朝至於爲相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應務不捨晝夜賔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有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百姓聞其喪罷市而往弔粥衣而致奠巷哭而過車蓋以萬千數而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

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紹聖初章惇擅政用周秩爲監察御史秩小人也方光薨時秩爲博士議光謚爲文正及是乃謂光改更弊法爲畫廢先帝政事於是追贈謚及仆所賜神道碑再貶清海軍節度副使又追貶朱崖軍司户參軍元符三年復太子太保蔡京爲相復追降左光禄大夫尋除名入黨籍大觀中復太子太保靖康元年贈太師復賜謚配享哲宗廟廷光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目

録三十卷考異三十卷其所著述又數百卷初光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以進英宗命光續其書置局祕閣以其所素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爲屬凡十九年而成神宗尤重其書以爲賢於荀悅親爲製序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云子康劉恕附傳

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凜然有光之風以明經擢第爲富平簿光修資治通鑑奏爲檢閱文

字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父喪免服除召爲著作
佐郎兼侍講康上疏曰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自
古禍亂之興皆由饑饉爲國必有九年之蓄乃可備水
旱昔魏李悝爲平糴之法國以富强東漢永初以後水
旱十年和熹臨朝用征和故事徙置飢民於豐熟諸郡
躬自減撤以救災戹故天下復平唐太宗貞觀初天下
連歲災害太宗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至
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自

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之災惟有以待之則不爲甚害如漢唐之策已非處處皆有蓄積故令民東西就食此策之下者也魏文侯舉國四境悉令平糴所在有儲此策之中者也三代而上國有九年之蓄此策之上者也今臣願陛下先爲漢唐之下策以濟目前之艱俟及豐穰乃爲魏文侯之中策積以歲月漸及三代之上策乘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令冬來春令飢民就食俟鄉土豐穰乃還本土夫國家積財惟以安

國民安則國安故凡爲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
濟民則不當吝陛下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爲天下大
本則四海幸甚夫實倉廩使百姓足食非獨可以消患
太平之化由是而興措刑之本無先於此矣除右正言
以親嫌不就上疏歷陳前世治少而亂多祖宗剏業之
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上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曰德
曰才曰識三者皆由於學又勸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
導其言切至又言孟子爲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

宜觀覽尋講孟子遷左司諫以疾除直集賢院提點崇福宫方病召醫李積于兖州積時年七十餘老于家於是鄉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相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來告者日夕不絶積未至而康卒年四十一特贈右諫議大夫紹聖四年追奪贈官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也父渙字凝之舉進士爲潁上令以剛直不屈於上位即棄官而歸家于廬山之陽時年且五十歐陽脩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

以美之涣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慼慼之意以壽終恕少頴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年十八試經義說書皆第一釋褐爲鉅鹿簿遷和川令恕爲人強記博聞於書無所不覽有史學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恕於魏晉以後事尤能精詳考證前史差謬光悉委而取決焉王安石與恕有舊欲引恕修三司條例恕

以不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利爲先安石不能用而亦未之怒也及呂誨得罪知鄧州恕往見安石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爲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安石怒遂與之絶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或面刺安石至變色公議其得失無所隱光出知永興軍

恕亦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有詔即官下
編修光判西京留臺奏遷書局於洛陽恕奏請乞身詣
光議修書事朝廷許之恕居母喪又詔就第續成前書
喪未除而卒年四十七著十國紀年四十二卷資治通
鑑外紀十卷包犧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
譜各一卷
臣稱曰君子之用世也惟人心豈可以強得哉湛然無
欲而推之以至誠斯天下歸仁矣光以忠事仁宗而大

計以定以義事英宗而大倫以正以道事神宗而大名以立以德事哲宗而大器以安方其退居於洛也若與世相忘矣及其一起則澤被天下此無他誠而已誠之至也可使動天地感鬼神而況於人乎故其生也中國四夷望其用及其死也罷市巷哭思其德其能感人心也如此是豈人力所致哉自古未之有也

東都事略卷八十七下

東都事略卷八十八

宋　王稱　撰

列傳七十一

呂公著字晦叔宰相夷簡子也識慮深遠有度量夷簡嘗曰此子公輔器也任爲奉禮郎舉進士累遷殿中丞通判潁州歐陽脩爲守甚重之召試館職辭不就判吏部南曹仁宗諭曰朕知卿有恬退之節嘉祐中同判太常寺數言濮王在殯請燕北使毋用樂輟上元遊幸廢

温成廟爲祠多見聽用擢天章閣待制召試知制誥三辭不就兼侍講時壽星觀建真宗神御殿公著言都城中真宗有三神御殿而營建不已非祀無豐昵之義不報爲諫議大夫時英宗修慶寧宫建本命殿公著言畿内京東西淮南饑此豈修宫之時乎王疇爲樞密副使知制誥錢公輔坐封還詞頭貶公著極論公輔舉職不宜出除龍圖閣直學士英宗問今之郊與古之郊何如對曰古之郊也貴誠而尚質今之郊也盛儀衛事物采

而已時詔近臣議追崇濮安懿王或欲稱皇伯考公著曰真宗以太祖爲皇伯考非可加於濮王也及詔下稱親公著言於仁宗有兩考之嫌又班濮王諱公著曰此羣臣於上前不當稱耳不宜與祖宗七廟同諱御史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坐論濮王事貶公著曰陛下臨御以來納諫之風未形於天下而誨等以言事去非所以風四方力爭之願與誨等俱貶英宗曰學士朕所重豈得輕去朝廷哉求去不已出知蔡州神宗即

位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讀頃之兼寶文閣學士知通進銀臺司時御史中丞司馬光以言張方平不可爲參知政事罷爲學士公著封還制書言光以言舉職而賜罷則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矣陛下雖有欲治之心而安危利害何從而知於是內出光誥付閤門又言誥不由封駁而出則是職因臣而廢乞正臣之罪以正紀綱神宗手批具奏俟邇英當喻朕意後數日講退獨留之語曰朕欲光勸講左右非爲其言事也公著請不已聽解

封駁事修英宗實録轉禮部侍郎知開封府自夏秋淫雨地震公著言自昔人君遇災異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至誠以應之上下相與以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夫衆人之言不一而至當之論難見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私先入之言則不爲邪説所亂顔淵問爲邦孔子以遠佞人爲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踈惟先格王正厥事蓋未有正事而

世不治者惟陛下勉行之而勉終之數月復還翰林禮官議欲用唐故事以五月朔請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公著言五月會朝始於唐德宗取術數厭勝之説憲宗以不經罷之況尊號非古典不繫人主重輕於是罷議尊號不受近臣有請吏非領郡者毋任監司公著曰人才類伏下僚而資格愈峻則簡拔愈難審其才可用宜不次用之試而無效則已之及請增館閣之選以長育人才文武官非素有罪戾者宜給奉以示始終多用

其言拜御史中丞王安石秉政始置三司條例司行青苗斂散法公著極論其不可曰自昔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者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辨而能得人心者今在位之賢者率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以流俗浮論詆黜之豈有昔者賢而今皆不肖乎會韓琦論青苗之害神宗語執政吕公著嘗面奏若韓琦因人心不忍如趙鞅舉晉陽之甲除君側之惡陛下何以待之安石用此爲公著罪罷爲翰林侍讀學士知潁州

宋敏求草公著詞云敷陳失實援據非宜安石不快欲明著其語陳升之以爲不可安石乃自易之曰厚誣藩鎮興除惡之名深駭予聞垂事理之實公著素謹密實無此言蓋孫覺嘗爲神宗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神宗因誤以爲公著也久之復寶文閣學士提舉崇福宮公著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爲日已久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

實者何哉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爲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爲天下之至不肖其於人才既反復而不一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矣古之爲政初不信於民者有之矣鄭之子産是也一年而鄭人怨之三年而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於玆矣輿人之誦亦未異於七年之前也陛下獨不察乎起知河陽召還提舉中太一宮遷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神宗與之極論治道遂及釋老

虛寂之旨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神宗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然嘗以知人安民爲難此所以爲堯舜也神宗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公著曰太宗所以成帝業者以能屈己從諫爾頃之拜同知樞密院事公著謝因奏曰臣老於中外蒙陛下收之桑榆唯知拳拳納忠以報恩遇自熙寧以來朝廷論議不同端人良士例爲小人排格指爲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此非國家之利也願陛下加意省察神宗曰然當以次

收用之時有請復肉刑者公著曰後世禮教衰而刑獄
繁肉辟不可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譏或欲取天府死囚
試劓刖之公著曰不可刖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
寢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正議大夫樞密副使復同知樞
密院事神宗賜手札曰顧在廷之人可託中外腹心之
寄均皇家休戚之重無逾卿者可亟起視事初夏人幽
其主秉常神宗將大舉兵討之公著曰問罪之師當得
人爲帥苟帥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興河東陝西民力

大屈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爲神宗言之五年以資政殿
學士光禄大夫知定州是歲永樂城陷奏至神宗對輔
臣曰邊民疾弊如此獨吕公著爲朕言之它人未嘗及
也徙揚州除資政殿大學士神宗將建儲諭執政曰來
年皇子出就學當以司馬光吕公著爲師保哲宗即位
加銀青光禄大夫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宫宣仁后遣
使迎問其所欲言公著奏曰先帝即位之初臣爲學士
命草詔以寛民力爲先既而秉政者建議變舊法以侵

民爲意言不便者一切以沮壞新法斥去之故日久而
弊愈深法行而人愈困陛下既深燭其弊誠得中正之
士使講求天下利害上下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至則
建言曰人君即位之初當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
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日日新又日
新以至大治者學之力也臣昧死謹條上十事曰畏天
曰愛民曰修身曰講學曰任賢曰納諫曰薄斂曰省刑
曰去奢曰無逸公著所言十事皆據經直言其論薄斂

云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當務仁義而已何必曰利當時謂爲君之道無出此十事者公著又言先帝定官制設諫員之目甚備宜選忠鯁敢言士徧置諸左右使職諫諍拜尚書左丞自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公著言三省官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輿以濟江陸當一心並力以修政事諸事干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遷門下侍郎

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司馬光薨公著獨揔揆務除吏

皆一時之選時科舉專用王安石經義士無自得之學

而朝廷文詞之官漸藉其選議者嘗欲以詩賦代經義

公著請於經義科中益以詩賦而先經義以盡多士之

能又戒有司毋以老莊書出題而學士不得以申韓釋

老書爲說經義參用古今諸儒之學毋專用王氏又復

賢良方正科以致異能之士邊穀舊法儲三年而不足

公著請增爲五年大出糴本錢以助之邊用益給吐蕃

大酋鬼章青宜結者董氊之別將也性凶悍爲洮河之患者二十年朝廷罷兵減隴右戍又知夏人之怨失蘭州也遂合從寇邊議遣軍器監丞游師雄諭旨諸將以便宜出師不逾月熙河將种誼生擒鬼章以獻夏人因遣使修朝貢之職元祐三年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自宋興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者四人而二人則公著父子也四年以疾薨于位年七十二贈太師申國公謚曰正獻紹聖元年章惇爲相以翟思張商英周秩

當言路用其言削公著贈謚毀所賜神道碑再貶建武
軍節度副使又貶昌化軍司户參軍徽宗皇子生復太
子太保蔡京擅朝復降左光禄大夫指公著爲姦黨首
惡始置元祐黨籍刻石文德殿及尚書省又頒其書天
下徽宗因災異感悟毀石刻除黨禁復公著銀青光禄
大夫後復太師申國公謚正獻子希哲希績希純
希哲字原明少好學王安石謂之曰士奉官而專科舉
者爲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幸富貴利達而已

學者不由也希哲遂棄科舉一意古學父公著與安石
以國事不合久在外希哲前後爲管庫者幾十年元祐
初公著登庸廣收天下之士而希哲以公著故不得用
及公著薨既免喪除兵部員外郎崇政殿説書希哲每
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心正意
誠天下自化若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
下乎紹聖初出知懷州坐元祐黨分司南京和州居住
徽宗即位起知單州召爲祕書少監爲曽布所不樂改

光祿少卿以直秘閣知曹州尋奪職知相州徙邢州罷為宫祠卒年七十八希哲為人端重有至行晚年名益高云子好問

希績字紀常有賢操元祐中為兵部員外郎除淮南路轉運副使知壽州尋坐黨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除知濮州後以壽終

希純字子進方父公著為相未嘗進用公著既薨朝廷以希純為太常丞舊制太廟薦享逐室設常食一牙盤

元豐四年有司奏罷之希純奏請復如舊制仍易其名
曰薦羞改秘書丞遷著作郎爲國史院編修官除起居
舍人拜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紹聖初以寶文閣待制知
亳州已而諫官張商英言希純附會吕大防蘇轍而中
書舍人林希亦言希純變禮奉祀禮文薦牙盤事坐落
職而牙盤復罷如元豐故事始公著在相位時商英爲
開封府推官欲居言路嘗云老僧欲住烏寺呵佛駡祖
希純以商英語白公著公著不悦出商英爲河東提㸃

刑獄商英憾之至是攻希純兄弟為甚力俱坐降黜希純得知沂州尋分司南京金州居住又責信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移居唐州提舉鴻慶宫以卒

臣稱曰以夷簡為父而公著為子其謀謨事業有大過人者蓋夷簡善任智而公著則持正以成天下之務賢於父遠矣昔伊尹相湯咸有一德子陟相太戊巫咸乂王家子賢以相祖乙漢之韋平唐之蘇李吾宋之韓吕氏皆以相業世其家烏虖盛歟

東都事略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八十九　　宋　王　稱　撰

列傳七十二

呂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也舉進士爲馮翊簿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未幾除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綱紀賞罰之際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知退外裔驕蹇邊患以萌而不擇將帥不知敵情議論之大裨益朝廷

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埸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褒擧職而獲罪者又論富弼病足請解機政章十餘上而不納張昪年八十乞體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召其子而呼之者再遣使而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堪邊事恐死塞上免以尸柩還家爲請而不許竊以爲過矣陛下優待大臣進退以禮亦何必過爲虛飾曲事形迹使四方之誠不得自達邪是歲京師大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廬舍殺人害物此陰陽之沴也即請八事

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夷狄連謀
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會執政建議追崇濮安
懿王宜稱考大防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旣可改子之名
則改親之名正合典禮今大臣首欲加濮王非正之號
以惑天下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議非所以結天下之
心也出知休寧縣久之爲河北轉運副使召入直舍人
院韓絳宣撫陝西以大防爲判官夏人數犯邊大防以
謂兵不精將不勇莫若選募兵將盡其智力又兼河東

宣撫判官除知制誥熙寧四年知延州未赴閒大防欲城河外荒堆砦衆謂不可守大防留戍兵修堡障有不從者斬以徇而環慶將兵亂絳坐黜大防亦落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元豐中知永興軍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哲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元祐初除尚書右丞俄拜中書侍郎三年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修神宗實録哲宗納后爲奉迎使大防爲相用人各盡其能不事邊功而天下

臻于富庶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
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
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
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
法以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
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
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
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

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妖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宫闈多不肅宫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宫禁嚴密内外整肅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與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與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華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宫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後殿豈乏人之力哉亦欲涉歷廣廷稍冒寒暑爾此勤身之法

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
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
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
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寛仁之法也至於虚已納
諫不好田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
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
足以爲天下哲宗甚然之宣仁后崩爲山陵使還朝以
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禄大夫知潁昌府改知永興軍紹

聖初以言者落職知隨州貶祕書監分司南京郢州居住史臣修神宗實録直書其事而言以為誣詆責居安州再責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未踰嶺卒年七十一後復故官職贈太師宣國公謚曰正愍大防兄大忠弟大臨大忠别有傳

大臨字與叔通六經尤深於禮富弼致政于家為佛氏之學大臨奏記于弼曰大臨聞之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内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

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之大臨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卒士君子惜之

劉摯字莘老渤海人也少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遂中甲科調知南宫縣徙江陵府觀察推官用韓琦薦除館閣校勘爲監察御史裏行是時神宗厲精求治摯感恩遇因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材非不足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欲爲之志每居事先首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其有愛君憂國之心者皆無以容其間今天下有喜於當爲之論有樂於無事之論彼

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爲可耻者
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
禍必起矣願陛下虚心平聽審察好惡收合過與不及
之俗使會歸於大中之道摯上疏論常平免役法陳十
害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論新政不便并下其章司農司
農難詰且劾摯繪欺誕懷向背有詔問狀摯言臣待罪
言責采士民之説告于陛下職也今乃以有司言下臣
問狀是令與之爭口舌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明日

復上疏曰今天下之勢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閒開闔動揺舉天下無一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其閒又求水利於田省併州縣雜徧以疏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官自鬻之至於輕用名器淆混賢

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爲可用
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
謀議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與聞反在其後
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羌夷之款未入反側之
兵未安三邊創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
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
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居數日罷御史責
監衡州鹽倉爲僉書應天府判官元豐初爲集賢校理

知大宗正丞開封府推官遷禮部郎中又遷右司郎中以事免明年知滑州哲宗即位宣仁后臨朝聽政召為吏部郎中改祕書少監擢侍御史奏論蔡確之罪及言陛朝官薦進士明經冒濫舉法苛細愈於治獄條目猥多過於防隷不以禮遇士人非先皇帝意又言經義之弊蹈襲剽賊有司莫能辨請雜用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法引朱光庭王巖叟為言官拜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

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行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懐利迎意趨和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爲之騷動者朝廷察其如此固已黜之矣以此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爲之禁哉請立監司考績之制擢尚書右丞改左丞爲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摯

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二聖深然之且曰卿嘗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元祐六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邢恕謫官永州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荅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傾險人也有求於摯而不得見其書陰録以示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二

人方論摯得此乃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言者謂摯預交惇子爲囊橐以

眞後福遂罷政事以觀文殿學士知鄆州移知青州紹聖初落職降知黄州再貶光禄卿分司南京鄆州居住四年責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卒于貶所年六十八是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以邢恕爲御史中丞用其言欲誅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

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等雜治卒無佐驗會摯卒乃已元符三年復中大夫蔡京爲相降朝請大夫其後觀文殿大學士大中大夫特贈少師謚曰忠肅

蘇頌字子容紳之子也紳有傳舉進士爲南京留守推官杜衍老居雎陽一見深器之除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知潁州英宗即位召爲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鄉在王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内郡縣又以關内諸府分隷之皆所以臨制四

方爲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内東南諸縣雖於餽運爲便而西戎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鄙驛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闃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頌又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廵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民不爲盜能使民不爲盜者縣令也稍遷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知審刑院時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貸死杖而流之頌奏曰希輔仲宣均爲枉法而情有輕重神

宗曰枉法有情輕者邪頌曰希輔知台州受賕數百千仲宣所部金坑發擻廵檢體究無甚利土人憚興作以金八兩屬仲宣不差官比校視希輔有閒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頌曰不可也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貸其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足矜所重者汚辱衣冠耳神宗從之自是命官犯贓抵死者例不加刑前秀州判官李定改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翌日敏求罷詞頭復下

須當制奏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
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
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大臨亦封還神宗曰去
年詔臺官有闕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令兼權
須大臨又言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
以下舉充後來爲難得資敘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只
是不限博士員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
下并選人在其閒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裏行不必更

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以來未有此比倖門一啟則士塗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天下謂之三舍人大臨字才元成都人後十年大臨始復天章閣待制頌亦久之復集賢院學士知杭州召修兩朝正史擢知開封府祥符令孫純有罪頌坐失出貶祕書監知濠州未幾除知河陽改滄州召還判吏部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

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選事每選吏以品秩分治神宗從之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元祐初爲刑部尚書進吏部尚書兼侍讀遷翰林學士承旨遂爲尚書左丞哲宗納皇后講修六禮爲冊禮使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有司奉法遵職執事量能授任杜絶僥倖之原深戒疆埸之臣邀功生事會除賈易知蘇州頌以

易昔爲御史法應牽復既爲監司乃徙蘇州則是經恩反下遷與同列議不合命未下諫官楊畏來之邵謂頌沮格詔令頌上章辭位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充集禧觀使出知揚州紹聖中除中太一宫使居京口以太子少師致仕進太子太保薨年八十二贈司空頌天性仁厚宇量恢廓喜怒不形於色雖燕居必正衣冠危坐無惰容平生嗜學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説至於圖緯隂陽五行律吕星官等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嘗議

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爲陞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封彌謄録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韙之

臣稱曰大防惇重摯鯁直頌德量相母后于垂簾之日不加斂而天下富不言兵而天下服使元祐之政有嘉祐忠厚之風可謂賢矣方紹聖之際公卿名大夫悉遭其詆毀而獨頌巋然不爲讒邪所汚蓋所謂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者其賢尤可尚也

東都事略卷八十九